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①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②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韓非子

卷十一

一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③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諫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

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韓非子

卷十一

二

④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如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⑤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爲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⑥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右經

①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

韓非子

卷十一

五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

韓非子

卷十一

六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灰。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灰。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

韓非子

卷十一

七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樣亦當言不明也

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賢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賢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葢。然至日晚。必歸餼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③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韓非子

卷十一

十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握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韓非子

卷上

七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揜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韓非子

卷十

十一

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捲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亦效唾之一。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韓非子

卷十一

三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④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

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韓非子

卷上

高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歷一本作鍾
未解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費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費。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等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韓非子

卷十一

共

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

韓非子

卷上

七

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賈。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賈。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急。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韓非子

卷上

九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

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
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
患。

右傳

韓非子

卷十一

三

韓非子卷第十一終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①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跖危生子臯。臯雖刑之

有不忍之心。明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為德。翟

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

猶富人而履屨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

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②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

韓非子 卷十三 一 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陽。朋治內也。恃

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

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

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駁雜者。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

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③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季孫一之故。

季孫一之故

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

神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

堯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

不進不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

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孱不用玉璧。孱用玉以魏西

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衿裘。與跖危子榮

韓非子 卷三

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衿人跖者兒

猶子綽左右畫。左畫園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去蟻

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宣王之患懼馬也。王

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懼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

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

妻不衣帛嬰嬰亦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

然故非其太逼下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擲餅以其太儉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

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

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

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

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

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

韓非子 卷五 三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明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

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謫也

右經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踴者守

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

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踴危引之而

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踴危曰。吾

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

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

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明者行步危。故曰明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

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

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

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

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

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

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

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

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

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

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

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韓非子

卷十三

五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

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③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卷上

七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此下五條不著經文中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拑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菰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菰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韓非子

卷十三

八

賤，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

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

夫美下而耗上。

言席美則屨又當美履美。

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

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賢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賢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謠下也。寧使民謠上。

謠下則朋黨。謠上則尊敬。

韓非子

卷十二

九

④詎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

甚簡左右。

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

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

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

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

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

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

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

袴。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

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韓非子 卷三 十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

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

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

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實。實

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

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

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

此餘難見非經文所敘

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

田。三軍旣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⑤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一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

韓非子

卷三

十一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

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

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賢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

柴車也

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韓非

卷十一

十一

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趙齊

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

人。

向武之屬大夫。

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

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稱叔向故得意。

而公家甚賴之。及武

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

韓非子

卷三

七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

此條亦不見
經中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韓非子

卷十二

古

及齊。不灰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